

流年记

## 邂逅春茶

吴春明

一 茶，偏爱西湖龙井。三月初，就在网上预订了新茶，清明前几日，茶如期而至。绿色包装纸折叠得规规矩矩，四面系着一根红丝绳，恰如北归春燕衔来的一封厚实家书。

捏起一撮绿色叶片放入掌心，深深一嗅，清香绕鼻。然后赶紧洗手、煮水、净杯，以最虔诚的礼仪，用85度的水温沿着杯壁缓缓注入三分之一的热水，待茶芽湿润慢慢舒展以后再次冲水。或是“高山流水”，或是高提水壶有节奏地点三下，使水壶三起三落而水流并不间断，雅称“凤凰三点头”。再看杯

二 第一次去杭州游玩，还是青春年少时，看什么都是朦胧的、新鲜的、惬意的，像初绽的茶蕾。

在西湖岸边，乘游艇去湖中欣赏三潭印月，上游艇的一瞬间，与一下船红衣少女擦肩而过，船有些晃，摇摆间我下意识地扶了她一下，她回头莞尔一笑，脸竟有些微红。待我落座，那个女子已经离去，我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在一树柳叶之间。回过神来，身旁的座椅上竟多了一条纱巾，颜色和湖水有些相近，淡绿色，其间点缀黄花。拿在手上就像一根柳

三 说起缘分，真是巧缘。古时候，人们常把想象中的海上琼山仙岛称为“蓬莱三岛”，分别称作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在中国古典园林营造的时候，也恪守这种一池三山的模式，隐喻“蓬莱仙境”。

在西湖，人们也把湖心亭、阮公墩、三潭印月比作蓬莱、方丈、小瀛洲。故三潭印月也有“小瀛洲”之称。我这个来自海上蓬莱仙境的游客是不是正随着苏轼的脚步，从渤海之滨追寻到了杭州西湖，与他有了一次不期而遇。西湖岸边，曲院风荷之中，我们席地而坐，他用上

四 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找一个春茶上市的季节，觅一处江南的茶场去看看茶园的景色，欣赏一下“一芽一叶一抹香，一人一篓采茶忙”的动感画面。或是背起竹篓徜徉在一排排茶树之间，亲手采一回茶，然后去探究炒茶师傅的手艺，在抖、搭、擦、拓、甩、扣、挺、抓、压、磨之间，看一看一瓣茶叶怎样从青嫩少女蜕变成绝世佳人，又浓缩成了水里的精灵。

中，茶汤变成了黄绿色，茶芽或直立杯底，或徘徊升降，或游动于沉浮之间。阳光下隔杯观看，汤中茸毫游动，星星点点，真是“未尝甘露味，先闻圣妙香”。难怪自古至今，文人墨客都偏爱这清冽鲜爽、微涩回甘的西湖龙井，喝的就是春天这一口鲜。

入口轻啜，舌尖上的茶汤滋味淡雅，慢慢入喉，香气馥郁，甘醇鲜爽，五脏六腑瞬间被春的气息唤醒，多少还是有些“茶饼嚼时香透齿，水沈烧处碧凝烟”的美妙意境。片刻间，也让这北方的四月天有了江南的气息。

条，轻轻一挥，曼妙多姿。这会不会是刚才那位擦肩而过的红衣少女遗忘下来的呢？

那一刻，我的心随着湖水在荡漾，眺望着不远处桃红柳绿中的苏堤，仿佛苏轼就站在那儿，轻吟——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

那一刻，远处群山环绕的雷峰塔，仿佛回荡着许仙和白娘子久别重逢的爱情绝唱，更是吟可盼、别可盼、爱可盼。

那一刻，西湖仿佛在月光中睡去，凭临湖水，眺望春色，在恬静中感知西湖的浩

好的明前茶款待了我这个晚辈。月上高楼时，他忆起在登州古城的那个夜晚，吟咏起那首《登州海市》——“东方云海空复空，群仙出没空明中。荡摇浮世生万象，岂有贝阙藏珠宫……”

如今，这首诗已镌刻在蓬莱阁上，回荡在渤海与黄海交汇处的波涛之中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秋，苏轼调往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任知州。灯影摇曳围炉边，他回望江南，又留下千古佳句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。”

万丈红尘三杯酒，千秋

然后呢，手捧温润的茶杯，朝一个方向轻轻摇动，让茶叶湿润均匀受热，赏汤之后，细品啜饮，让青绿茶汤从舌尖直达心底，所过之处泛起阵阵涟漪。再寻一座竹子老屋，用茶枝做柴，一把铜壶坐于炉上，壶间山涧清泉当引子。杯里叶芽翻腾纷飞，瞬间茶香袅袅，春心萌动，老屋的房檐下有雨在自言自语，嘀嘀嗒嗒作响……

我望着远处山谷、坡地上一排排茶树，茶叶在阳光

心存向往的事情总会有些难以取舍，就像用什么器皿泡茶。我不大喜欢用紫砂壶，感觉紫砂像一位老者，色泽沉闷，包浆也太厚实，泡一壶浓郁的生普洱倒是适中。

我更喜欢看着绿色的茶叶在透明的玻璃杯里随水流直落千丈而舒展、翻飞。在领略西湖龙井的四绝——“色翠、香郁、味醇、形美”中，耳畔仿佛就会响起春雨润万物的节拍，眼睛里就有了河边杨柳在浅风中翩翩起舞的模样。一盏清茶，在水的天空，云卷云舒，仿佛在用肢体语言演绎着一段江南春色中的爱情故事……

渺，一幅素雅的水墨江南画卷慢慢展开，亦是岸可望、水可望、春可望。

湖心岛上，我寻找一棵古老的柳树，把那条纱巾系在了柳叶之中，在我眼里，它已经成为一条随风摇曳的柳枝了。那个女子莫非姓柳名岸？那我就叫花明好了。从此，柳暗花明被揉进了春风里。

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否也记得对一个男孩在西湖边的回眸一笑，是否曾经怦然心动过。那条淡绿色的纱巾她寻找过吗？其实，寻不寻找已经无所谓了，春风是、春雨是、春色也是。

大业一壶茶。其实，人的每一种偏爱都是有缘的，只是藏在心里的一角不肯示人罢了。执着地喜欢西湖龙井也是一种暗恋吗？说不明白，也无法解答。

中国是茶的故乡，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。流传至今，喜欢茶的人越来越多，茶的学问也不亚于一道道难解的数学方程式。更有高人还给茶起了一个“不夜侯”的美称。“不夜侯”会让人睡不着，就像你与思念的人终于相见时，窗外月明星稀，人亦不肯睡去，不肯辜负这良宵美景。我喜欢这个称呼。

下闪烁着翠绿的光泽，宛如绿色的波涛，似西湖的水，又似渤海的浪。采茶人的身影穿梭其中，像是在海洋中游弋的一叶小舟。头戴草帽的采茶女一招一式，像极了家乡织渔网的渔家姑娘，她们用灵巧的双手在采撷编织着蓬勃的春天。

而此刻，我端坐于茶前，捧起茶杯，热了十指，明了目，清了心。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，我与春茶邂逅，似一对故交。

## 墙边的蔷薇

姜惠泉

墙边的蔷薇绿了。春节早过，冰雪消融，可北风仍时不时裹挟着寒气，冻得人瑟瑟发抖。我走过那面熟悉的铁艺围墙前，脚步忽然顿住——那一片原本枯黄的蔷薇枝条，竟在阳光下泛着翠绿的光。是嫩生生、透着亮的绿，仿佛一夜之间，从冬天的长梦里醒了过来。

春天真的来了，来得这样突然，又这样悄无声息。每到春暖花开，这面铁艺围墙，便成了蔷薇的天下。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白的，密密匝匝挤在一起，远望如一片绚烂云霞，落在人间。走近了，每一根栏杆之间，都是一幅天然的画，无需着墨，自成意趣。我总忍不住凑上去轻嗅，那淡淡的香，像少女的笑，清新而羞涩，让人想起青春最初的模样。那些日子，总忍不住驻足流连，仿佛要把它们的每一朵美丽，都刻进心里。手机里至今存满了它们的情影，我也时常翻看。

蔷薇的花期很长，从春到秋，足足八个多月。可它们从不贪恋：春天的花小小的，却精神抖擞，像刚出发的少年，眼里全是远方；夏天的花最是娇艳，雨水一润，便开得又大又饱满，像沉浸在爱里的女子，浑身都散发着动人的光泽；秋风渐凉，那时的花开得小巧单薄，让人看了心生怜惜，想为它披一件衣裳；待到冬天，花叶落尽，只剩光秃秃的枝条，在风雪里静静立着，不争不辩，只等来年。

它们就这样顺应四季，该开时开，该落时落，该等时等。从不着急，也从不失落。

想到这里，忽然觉得，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。它用千年不变的节奏告诉我们：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——这是天地间最朴素的法则。可我们这些人，总想着在冬天开花，在秋天播种，在错误的时间强求结果，还怪命运不公。殊不知，不是命运不公，是我们太不敬畏那冥冥之中的时序了。

墙边的蔷薇绿了。它用一抹嫩绿告诉我：春天来了，可以准备出发了。

我站在墙边，看了很久，临走时回望，那些翠绿的枝条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像是和我道别，又像是和冬天道别。它们在等，等一场雨，等一阵风，等一个合适的时辰，然后把积攒了一整个冬天的力气，全都绽放出来。敬畏自然，遵从时序，在风雨来临之前，沉心蓄力，静待属于自己的花期。

诗歌港

## 春天的礼物

李明生

提着小铲子  
挎着小篮子  
爬上山间的小道  
金乌把我们  
领到东皇的门口

穿过麦田  
越过果园  
玉米秸静静躺在地堰上  
露出去岁几场雪的痕迹

扒开枯叶  
露出坤灵  
弯下腰身  
辨认着野菜品种

青春不吝嗷  
认得辛劳的铲子  
会在篮子装下青阳礼物  
装满大地对生发的热爱

## 请跟我来

胡国葵

春天，花开得正好  
沉睡的心灵渐次苏醒  
一大堆诗行  
铺天盖地生长  
放下你的虚空  
请跟我来

在山高海阔的凝视下  
走进生生不息的家园  
那些曾被忽视的繁盛  
足以让人意飞神驰

有绿，便有风  
每一缕都有名字  
我们只需顺应时光的河流  
在其中凡俗地吟唱  
我们只需微笑着倾诉  
彼此欢愉的心跳

此刻，我是如此虔诚  
藉生命的清溪撑篙远渡  
别说我需索太多  
只因季节丰美的蓊茂  
早已将我穿心而过

## 春雷

奋飞

春雷震耳，  
闪电耀眼，  
云层低垂，  
春雨淅沥。

犁沟敞怀，  
播种希望，  
嫩芽破土，  
绿意葱茏。

笑挂眉梢，  
甜润心扉，  
丰收愿景，  
铺展田野。